

# 跑

# 枱

# 子

徐岑

「跑枱子」對我這剛從農學院轉至牙醫系的學生而言是一個很新鮮的名詞，雖然也曾聽說過醫學院學生「跑枱子」是項緊張精彩的測驗方式，但即使描繪的如何生動有趣總差了些味道，能親身體會才知個中酸澀。

剛進入牙醫系時，對環境、功課都尚未走上正軌，尤其是功課方面摸不著門路不知如何唸法。單看大體解剖課本五花八門，有實地的、也有系統的，教人無從選擇。拿起圖譜查看骨學頭顱部分，只覺得圖譜上密密麻麻的英文單字，而不知所云為何，一向對英文不精通的我，只得看中譯本，猛記專有名詞，而學校在11月4日要舉行骨學測驗，第一次跑枱子經驗。當接近考期的兩星期前，同學們手捧圖譜記單字、骨學名稱，對照著骨頭，骨學中以頭顱最難唸，頭顱上有許多的孔、溝或裂，是神經血管通過之處，人體構造最精密細微之處即頭部。當我唸到頭部骨學禁不住會讚歎造物者將人類塑造如此精細的藝術品。而人體四肢須分左右，由於左右四肢十分相似常使我們這些初學者搞得糊裏糊塗弄不清左右，後來就利用取巧的方法，如分左右股骨，即將股骨的膝關節對著自己，當股骨頭在右側則此股骨屬左邊的，利用這類方法好記不易弄混。在那兩星期中每組的骨頭成了寵兒，大家爭著看它認識它，尤其到考前一週，同組的同學聚在一起討論，集合大家的智慧互相切磋也舉行模擬測驗，氣氛緊張大家就如上了弓的箭一觸即發，情緒到考試那天達最高昂。而那次測驗骨學由牙醫系先考，所以我們是先鋒部隊，那次測驗有26個枱子52題和兩個休息站，每一枱子40秒，看著同學一個一個進入考場，好像進入刑場等待被判是ass或被當了。漸漸地輪到自己時，不自主地心跳加速，頭有些發昏，心裡不住地告訴自己須鎮靜，也暗暗祈禱上帝能與我同在，終於輪到自己進考場。記得寫第一題時雙手微顫手心冒汗，張大眼睛看著箭頭所指目標，發呆了一下才想起要寫答案，匆匆地40秒過去，這要命的鈴聲在這節骨眼上響起，迅速地寫完第一題跑向第二個枱子繼續奮鬥，短短的40秒內要走枱子，要看題目，要看清箭頭所指之物，要經腦子快速反射記下答案，難怪有人說醫學院學生反應快，我想大概是如此訓練來的。就這樣跟著鈴聲一個枱子一個枱子過去，雖說有26個枱子一晃眼就過去，交卷時答案紙上中英文皆有，塗改的也有，當然免不了有空白處，因為不知題目所問為何物當然也不知如何下筆。

出了考場有如釋重負之感，且不管成果如何，頭一件事要做之事即回寢室睡覺醫治日來的睡眠不足症，晚上再看場電影放鬆自己心情也結束這第一次的跑枱子經驗。



## 嘸

文、金  
圖、阿勳

學士路，中正公園。

寒風襲襲逼人，一股寒意從跟骨粗隆直往上冒，全身365骨節似乎有點支持不住，快崩潰的樣子，唉！小時候打女生的盛氣如今盪然無存，一付落魄書呆的模樣，真是「虎落平陽被X欺」。

以前看中正公園，總覺得那花花綠綠的路燈美極了，像天空的星星，像家裏懶貓的大眼睛，又像隔壁阿花嘴邊那顆美人痣。眯著眼看路燈，讓光芒四射，好像生出十幾隻翅膀，連頭上、腳下都有，好好看！可是今天不知怎麼搞的，大概視神經交叉溝裏面有點short，老覺得頂在鐵杆上的大燈泡好像一顆顆的「司卡兒」，對著我裂齒而笑真令人全身發毛。

散了半天的步，腳掌好麻，走起路來好像鴨子穿皮鞋，亂不順的！那天老王說足弓大於一六五度走路會不穩，那好像是叫做「鴨子腳」的怪病。啊！完了，完了，上次考百米，阿魔說我跑得像企鵝一樣，也許我真的得了那怪病，不知是那位笨蛋傳染給我的。可惡的死阿魔！狗嘴吐不出象牙，滿口蛀牙！

風好大，公園裏只有我一個人「晚安散步」，怪可憐的！「叭！叭！」臭汽車！已經十點多了，聲音也不會關小聲點，胆敢破壞我散步的情趣，真想把它的喇叭砸爛，可惜它就像每隔40秒「叭」一聲的鈴聲，既嘯嘯又惱人，想砸又砸不到，真無奈！只希望它連滾帶爬快死回老窩去，免得在街頭巷尾擾人清夢又破壞人家散步的樂趣。

哎！我這蠢頭，明明是比目魚綫，卻看為恥骨肌綫，明明是尺骨溝，也不曉得寫成什麼臭水溝了。算了！算了！越想越洩氣，明年若是再考這種題目，非考個九十、一百不可！哼！咱們走著瞧！

好像很晚了，月亮不曉得死到那邊去了，我看還是回家睡大頭覺吧！明天還有四堂集中火力的催眠課等著我去「嗑頭」呢！